

立仁和瞿恩一家人都来到上海



江奇涛著
江苏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

内容简介

1925年,杨立仁行刺北洋政府要员的计划因弟弟杨立青的顽皮而失败,生来性格相冲的兄弟俩先后背井离乡前往广州找寻各自的前途。兄弟俩在“四一二”后各自选择了不同的阵营,隔阂日渐加深……

历史的进程见证了分分合合的兄弟相争,历史的选择印证了殊死较量的胜负成败,历史的发展期待着血浓于水的民族统一。

上期回顾

东征结束后,董建昌从蒋校长那里争取了一个去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的名额,他把名额给了立华。立华临走前,瞿恩去送行,他拿出一对翡翠耳坠,说是自己的妈妈非要送给立华的。蒋介石下令逮捕了瞿恩等人,随后又让他们参加政治集训。

热门影视

立仁突然回到家中

杨廷鹤举家迁到上海后,就住进了这石库门中。这段时间里,杨家又多了一个小女儿。这天,杨廷鹤正在堂屋里看报,却听到自己小女儿的哭声不断。不胜烦躁的杨廷鹤忍不住对梅姨说道:“你让妈抱走好不好,看报呢!”

梅姨将婴儿安置后,走过来:“没你这样的,自己的女儿,烦什么烦!”

“北伐军上月克复武昌,现在又打下了九江,看来南昌也指日可待了。”

“打打打,成天就是打,跟你有什么关系吗?隔壁的妈妈上月打红花,昨天就见了彩,赚了三百块,你说这钱不跟大水冲来的一样?”

杨廷鹤说道:“这点上,上海人真比不上湖南人,多大的革命呀,像没事儿一样。你就看着,用不了多久,他想没事也不行了。上海是中国的钱包,谁眼睛不盯着呢!”

正说着,奶妈抱孩子回来了:“老爷,外面来了位爷叔!打听老爷呢!”

还没等杨廷鹤走出堂屋,一身西装革履的立仁走了进来。二人进到书房里,却不知该从何说起。

瞿恩在上海遇到了立仁

瞿恩家的里屋烟雾腾腾,瞿恩与一屋子的人正在开会。

会开完了,瞿恩在门口探出头:“妈——”使使眼色,暗示没有什么情况。瞿母这才走到里屋,轻轻地叩了三声门。门开了,开会的人鱼贯而出,一切都井然有序。

瞿霞长长地吁出一口气:“每天就这三五分钟最紧张。听保卫的同志说,刚刚还有两个红头阿三在弄堂口巡逻!”瞿霞又问留在里屋的瞿恩:“明天还有没有会?”瞿恩告诉瞿霞,“国民党方面派了吴稚晖来上海,约好了明天在‘一品香’见面,要瞿霞陪他一起去,扮成瞿恩的太太,打掩护。”

“记住了,可别再穿红裙子了,我这么儒雅的老板,怎么能娶那么妖精一样的太太?”瞿恩开玩笑地说。

“一品香”菜馆,一辆轿车驶抵,侍者拉开车门,车上走下了衣着华贵的瞿恩与瞿霞。门僮恭恭敬敬地将两人迎进。瞿恩进门后,与等在屋内的两位老绅士作揖寒暄:“哎呀,幸会幸会,鄙人瞿恩,想必二位是吴先生、钮先生吧?”

“正是正是,里面请,里面请!”两位老绅士客气地说。瞿霞随之进入,突然,她怔住了,看见衣帽架处的立仁。立仁接过瞿恩的披肩挂在钩子上:“你好,瞿太太!”瞿霞诧异道:“你怎么在这儿?”瞿恩也看到了立仁,只打了一下招呼,便与老绅士们在旁边椅子上坐下交谈。立仁陪着瞿霞另坐在一边。

“你父亲杨廷鹤在沪上还是有些声望啊!”瞿霞有一句没一句地说。“在上海,贵党的实力了不得呀,不服不行呀!此地你们是大拇指!”瞿恩话中带着刺。说话间,包房外面出现了一英籍巡捕,正向门前侍者打听些什么。瞿恩用眼色递向瞿霞。瞿霞领会,走到包间外,与那巡捕用十分流利的英语交谈着。

不一会,巡捕微笑着探入脑袋,对包间里的人行举手礼,又与瞿霞说了一句笑话,欣然离去。瞿霞走进包间,带上门。瞿恩问:“怎么回事?”瞿霞说:“吴先生开来的轿车停在了黄线上,巡捕让把车开走。我对他说,这些都是虞洽卿的客人,工部局请来的。”虚惊一场,两位老绅士这才放了心。

瞿恩与瞿霞坐在轿车的后排。轿车“沙沙”地往回开。在路上,瞿霞不放心地问:“和那两个老头谈得怎么样?”瞿恩告诉瞿霞,人家对搞的工人武装起义根本不感兴趣,甚至反感。“有什么办法?人家代表着蒋总司令!”瞿恩心情沉重。

杨廷鹤对儿子立仁很不满意

已近午夜,杨家传来了“叮咚叮咚”的门铃声。梅姨披衣走到门前,谨慎地问:“谁呀?”立仁从书房赶了出来:“哦哦哦,是我的客人,我的客人!”在梅姨好奇的眼光下,走进了周世衣。立仁对周世衣说:“来来来,噢,这是我的继母,随我来,咱们到书房里来!”周世衣礼貌地对梅姨微笑点头,随立仁进了书房。

梅姨披衣上床,对床上的杨廷鹤说:“都是来路不明的人,廷鹤,不会出什么事吧?”杨廷鹤不耐烦道:“别操心,人家哪方面都搞定了,出什么事?谁来出事?”梅姨说:“你说你这儿子,别的事往家里揽也就罢了,这种杀脑袋造反的事也往家里引,我听他在电话里跟人家尽是枪啊刀的,哪

片的人,我理所当然地要维护我爱的人和爱我的人,他们受到伤害的时候,我理所当然地要大喊一声,将要发表的负面新闻,不过是大喊一声!

程启前十分冲动,这种冲动前所未有:放肆!黎志坚你放肆,你敢贬低我,你敢把我和我的午报和忍者帮放在一起说!我程启前也是个片面的人,我也生活在爱我的人和爱我的人身边,你黎志坚就是我爱的人,你伤害我也要大喊一声。黎志坚你听着,辞职的事情从此不要再提起,铁肩是我树立起来的记者品牌,是午报养的家狗,我不可能放家狗出去寻自由,变成狼怎么办?自由撰稿人虽自由但有风险,我不给你自由也不许你担风险,你必须接受我的制约和保护,你不怕死,我怕你死。

这之后他说了三项意见:一、你的家属是午报的家属,我马上派工会干部去医院,眼下协助你抢救你家属,如果你家属发生不测,工会协助你处理善后。二、派社会部记者去医院采访,你家属的事迹让我感动,你的家属是午报的优秀家属,理应得到午报的宏扬。三、你将要发表的稿子的确与午报无关。因此午报不加评论,同时也不影响午报高层此前对你的工作安排。

晚八点,贺小贺来了。离开公安医院后,她去北京最高检申诉,在沈阳就昏倒在火车上。此后被收容,今天下午被遣送回塞城。晚上七点半的电视新闻中,她得悉肖庆芸和萌萌出车祸,鼓起勇气逃出收容所赶到医院。是萌萌首先发现了她,萌萌两眼大放异彩,向她一指,简单地说了个字:妈。车祸后萌

片的人,我理所当然地要维护我爱的人和爱我的人,他们受到伤害的时候,我理所当然地要大喊一声,将要发表的负面新闻,不过是大喊一声!

程启前十分冲动,这种冲动前所未有:放肆!黎志坚你放肆,你敢贬低我,你敢把我和我的午报和忍者帮放在一起说!我程启前也是个片面的人,我也生活在爱我的人和爱我的人身边,你黎志坚就是我爱的人,你伤害我也要大喊一声。黎志坚你听着,辞职的事情从此不要再提起,铁肩是我树立起来的记者品牌,是午报养的家狗,我不可能放家狗出去寻自由,变成狼怎么办?自由撰稿人虽自由但有风险,我不给你自由也不许你担风险,你必须接受我的制约和保护,你不怕死,我怕你死。

这之后他说了三项意见:一、你的家属是午报的家属,我马上派工会干部去医院,眼下协助你抢救你家属,如果你家属发生不测,工会协助你处理善后。二、派社会部记者去医院采访,你家属的事迹让我感动,你的家属是午报的优秀家属,理应得到午报的宏扬。三、你将要发表的稿子的确与午报无关。因此午报不加评论,同时也不影响午报高层此前对你的工作安排。

晚八点,贺小贺来了。离开公安医院后,她去北京最高检申诉,在沈阳就昏倒在火车上。此后被收容,今天下午被遣送回塞城。晚上七点半的电视新闻中,她得悉肖庆芸和萌萌出车祸,鼓起勇气逃出收容所赶到医院。是萌萌首先发现了她,萌萌两眼大放异彩,向她一指,简单地说了个字:妈。车祸后萌

片的人,我理所当然地要维护我爱的人和爱我的人,他们受到伤害的时候,我理所当然地要大喊一声,将要发表的负面新闻,不过是大喊一声!

程启前十分冲动,这种冲动前所未有:放肆!黎志坚你放肆,你敢贬低我,你敢把我和我的午报和忍者帮放在一起说!我程启前也是个片面的人,我也生活在爱我的人和爱我的人身边,你黎志坚就是我爱的人,你伤害我也要大喊一声。黎志坚你听着,辞职的事情从此不要再提起,铁肩是我树立起来的记者品牌,是午报养的家狗,我不可能放家狗出去寻自由,变成狼怎么办?自由撰稿人虽自由但有风险,我不给你自由也不许你担风险,你必须接受我的制约和保护,你不怕死,我怕你死。

这之后他说了三项意见:一、你的家属是午报的家属,我马上派工会干部去医院,眼下协助你抢救你家属,如果你家属发生不测,工会协助你处理善后。二、派社会部记者去医院采访,你家属的事迹让我感动,你的家属是午报的优秀家属,理应得到午报的宏扬。三、你将要发表的稿子的确与午报无关。因此午报不加评论,同时也不影响午报高层此前对你的工作安排。

晚八点,贺小贺来了。离开公安医院后,她去北京最高检申诉,在沈阳就昏倒在火车上。此后被收容,今天下午被遣送回塞城。晚上七点半的电视新闻中,她得悉肖庆芸和萌萌出车祸,鼓起勇气逃出收容所赶到医院。是萌萌首先发现了她,萌萌两眼大放异彩,向她一指,简单地说了个字:妈。车祸后萌

片的人,我理所当然地要维护我爱的人和爱我的人,他们受到伤害的时候,我理所当然地要大喊一声,将要发表的负面新闻,不过是大喊一声!

程启前十分冲动,这种冲动前所未有:放肆!黎志坚你放肆,你敢贬低我,你敢把我和我的午报和忍者帮放在一起说!我程启前也是个片面的人,我也生活在爱我的人和爱我的人身边,你黎志坚就是我爱的人,你伤害我也要大喊一声。黎志坚你听着,辞职的事情从此不要再提起,铁肩是我树立起来的记者品牌,是午报养的家狗,我不可能放家狗出去寻自由,变成狼怎么办?自由撰稿人虽自由但有风险,我不给你自由也不许你担风险,你必须接受我的制约和保护,你不怕死,我怕你死。

这之后他说了三项意见:一、你的家属是午报的家属,我马上派工会干部去医院,眼下协助你抢救你家属,如果你家属发生不测,工会协助你处理善后。二、派社会部记者去医院采访,你家属的事迹让我感动,你的家属是午报的优秀家属,理应得到午报的宏扬。三、你将要发表的稿子的确与午报无关。因此午报不加评论,同时也不影响午报高层此前对你的工作安排。

肖庆芸遭暗算进了医院



刘国民著
人民文学出版社友情推荐

内容简介

本书写了一场拆迁纠纷,一幅拆迁底层影像,一件拆迁命案,一个替夫申冤的东北烈女,一副为民请命的新闻铁肩,一场房产大鳄和传媒精英的博弈,一个城市繁荣的原罪基石,一次社会向前的惨烈阵痛。演绎了一场钉子户和拆迁办的连环较量,揭露了新闻界与地产业的双重厚幕。

上期回顾

贺小贺的家遭到洗劫,贺小贺也不知去向,黎志坚动员很多人找都没找到,他突然很想去海查干,于是驱车前往。在海查干大沼泽,守护人带他去看了梁洪烈买下的地,那里成了坟场,埋着许许多多客死异乡的男女青年。看完沼泽后,黎志坚决定用证据和梁洪烈交换贺小贺,他认为贺小贺肯定被梁洪烈抓去了。

现实社会

车祸之后

第二天早晨,肖庆芸出事了。

肖庆芸开着黎志坚的微型车出去。车开到水道街,一辆三叉戟从后面追了上来,从左侧向右侧别过来,肖庆芸打方向盘向右,准备跟在一辆慢行线上的卡玛斯后面慢行。卡玛斯突然急刹车,轰隆一声巨响,微型车车头钻进卡玛斯车尾。卡玛斯自动装卸系统倾覆,微型车瞬间被埋没。

抢救肖庆芸的医院,是医大附院。

肖庆芸进入手术室半小时,黎志坚赶到医院。

守在抢救室前的目击者称,一开始,他们并不着急下手救人,因为他们认为微型车里的人不可能生还。但后来有人听到微型车里有孩子哭,这才下手。扒开毛碴石打开车门,他们看到了感动中国的一幕:女司机的下身仍然在副驾驶位置,但上半身蜷缩在副驾驶位置。女司机用头部和背部抵挡着来自卡玛斯的冲击,用胸部和腹部为坐在副驾驶位置的小女孩撑起了一个安全空间。目击者称,女司机和小女孩抱在一起,女司机的双手在小女孩背后扣死,把女司机的手指骨掰得直响,才把小女孩从女司机怀里拽出来。

目击者已经和有关媒体联系过了,他们要求媒体记录下这一幕,他们表示:这件事情应该上CCTV,这位女司机应该成为2007年十大感动中国人物。交通警察称,事故发生后,三叉戟没有停车直接逃逸,随后卡玛斯司机也逃逸。

两小时后,蹲在手术室门前的黎志坚,终于用耳朵捕捉到了肖庆芸生命的信息,他听

到她气若游丝的叫声:哎呀妈呀疼啊。他用心回应:肖庆芸,疼也要挺住。

老刁老两口也来了。他们把黎志坚带到窗前,让他往外面看。外面,七十二蹬小区和老白党胡同的群众来了几百位,人群中有人站到铁栅栏上,向着手术室的窗口扯起一块条幅,条幅上写着:铁肩要坚强!

杜平凡来了,从他扶贫的郊县赶回来了。杜平凡与急救中心主任有交情,居然换上一套白服,由主任陪着进了手术室。从手术室出来,他向黎志坚通报了肖庆芸的情况:做两手准备吧,一手是死,另一手是植物人。

护士长从手术室出来,把术前从肖庆芸身上脱下的衣服交给黎志坚。衣服中有他的太阳镜和耳脉。可以断定,海查干人把肖庆芸当成他暗害了,因为出事故的当时,肖庆芸正戴着他的太阳镜,用他的耳脉听车载CD。同时交给他的还有一只托盘,托盘上有从肖庆芸伤口中取出的碎风挡玻璃、毛碴石,大约有二十几块。

黎志坚捧着这些东西,沿着目光的直线向走廊深处走去。走廊深处有一个长椅,他坐下来,手提电脑支在膝盖上,写稿。

文章在铁肩震撼版的基础上,增加了韦洋阳的证据和证言,同时公开了钱柜手机短信、余建设手机短信内容。文章中表示,无论是调查会、个别采访都有声像证据,部分图片存储在他的博客中。文章中公布了他的博客名称,关注者可以点击浏览。文章列举了新建集团的三项罪恶:野蛮拆迁侵害百姓、打杀人命制造冤案、压制媒体迫害新闻记者。文章对有关部门毫不客

气,指出有关部门的玩忽职守和不作为,为忍者帮构建了保护伞,进而导致贺小贺失踪和肖庆芸车祸。

近万言的文章,三个小时内结稿。

他把稿件复制三份,第一份发送到公安局警情网,第二份发送给季双双。发送给季双双的目的有三个:一、由季双双提交给她供职的国家级大报。二、由国家级大报网站发送到全国各新闻网站。三、请季双双把这篇文章推荐给新华社记者,争取在新华网发通稿或内参。两小时后,季双双回电话,三个目标,命中了前两个,她目前正等待着新华社方面的回复。

挂断季双双的电话,给程启前打电话。

“怎么管,我能撵他走?这家有他一份,他是你儿子!你以为是造他老子的反呢!你也不瞧瞧人家进门的派头,压根儿就没打算要和你商量。你知道这叫什么吗?军事上这叫‘征用民宅’!”杨廷鹤对儿子立仁的做派非常不满。

梅姨紧张地对杨廷鹤说:“这不是瞿家小姐嘛,上次来我们家的。”杨廷鹤对梅姨说:“去去去,去外面看着点儿,别让外人进来!”在书房里,立仁放下手中的电话,对瞿霞一摊手:“实在抱歉,联络不上。”

“怎么会呢?第一师已经到了南郊龙华。”瞿霞感到困惑。

“可能还没接上头,部队刚到。”立仁解释说。

“这还用接头吗,枪炮声响起,二十里外都能听到。”立仁说:“要不这样,瞿小姐,你带着周主任的信直接去南郊龙华面见薛岳师长?”瞿霞想了想,说:“好吧,我自己去!不过,在我离开后,如果你联系上了,请你务必转达我们的请求。”瞿霞取过桌上的信函,急匆匆地走了。等到大门关上的声音传来,立仁拿起了电话:“薛岳师长吗?请你严格执行蒋总司令的密令,无论何人带了回信,你的第一师都不要理睬,决不允许一兵一卒参与共产党人的暴乱!”

“是的!伍豪让你们一定要

“还在浙江路上?”瞿恩急了。

“是的!伍豪让你们一定要

“是的!伍豪让你们一定要

“是的!伍豪让你们一定要

“是的!伍豪让你们一定要

“是的!伍豪让你们一定要

“是的!伍豪让你们一定要

“是的!伍豪让你们一定要

“是的!伍豪让你们一定要

“是的!伍豪让你们一定要

“是的!伍豪让你们一定要

完